

美国悬疑推理小说最高荣誉“爱伦·坡推理大师奖”得主，
法国国家艺术及文学勋章获得者，美国“悬疑小说之后”
玛丽·希金斯·克拉克最新力作

《纽约时报》榜首畅销书

来生，我要你再为我死一次……

轮回的歌声

浪漫惊悚小说

shiwentbooks

来生，我要你再为我死一次……

轮回的歌声

[美] 玛丽·希金斯·克拉克 / 著

杨具荣 /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0-783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轮回的歌声/(美)克拉克著;杨具荣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1.1

书名原文:I Heard That Song Before

ISBN 978-7-80251-790-5

I. ①轮… II. ①克…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2467号

□中国大陆中文简体字版出版 © 2011 金城出版社

□全球中文简体字版版权为世文出版(中国)有限公司所有

轮回的歌声

作 者	[美]玛丽·希金斯·克拉克
译 者	杨具荣
责任编辑	方小丽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178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书 号	ISBN 978-7-80251-790-5
定 价	2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4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序言

我父亲以前是加林顿庄园的园艺师。占地面积达 50 英亩的加林顿庄园是当时新泽西州英格伍德市最后保留下来的拥有如此规模的私有宅院之一。它是位于曼哈顿以西、与乔治·华盛顿大桥相隔约三英里的繁华上流社会生活区。

22 年前,也就是我六岁那年 8 月的一个周六的下午。尽管那天父亲休息,但他还是决定得去检查一下花园里新安装的室外灯光设施。那天,加林顿庄园要举办一场二百多人的正式晚宴。由于饮酒风波已经与老板关系紧张的父亲心里明白,如果花园中的灯光设施在晚宴中无法正常工作的话,那就意味着他将马上失去那份工作。

由于我跟父亲单独生活在一起,所以父亲也只好带上我。父亲把我放在花园里离阳台最近的一张长凳上,并且十分严肃地命令我坐在那儿等他回来,然后他又补充道:“我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如果你确实需要用洗手间的话,绕过那个墙角从纱门进入就可以看到那里的员工洗手间了。”

这种许可的确是我非常需要的。我曾经听父亲给外祖母描述过这座豪宅富丽堂皇的内景,我也曾经漫无边际地想象过它里面的景致。始建于 17 世纪英国威尔士的加林顿庄园甚至拥有一间小教堂。在奥利弗·克伦威尔企图血腥清洗英格兰天主教徒的黑暗年代,小教堂既可以供给牧师的食宿,也会举行较大规模的礼拜聚会。1848 年,皮特·加林顿一世拆除了在威尔士的庄园,然后将拆除下来的全部石料运往英格伍德,并按照原样予以复制重建。

从父亲的描述中，我得知这间教堂就位于庄园二楼的尽头，厚重结实的木门将之深锁。

我得去看一看。

等父亲离开约五分钟后，我便从他说的那道门冲了出去。庄园的后楼梯就在我的右手边，我蹑手蹑脚地向楼上爬去。我想，万一碰到其他人，我就说我在寻找洗手间，我相信我当时或多或少也有找洗手间的意思想。

上到二楼，带着急切的心情，我踮着脚快速地穿过一道又一道铺着地毯、迷离交错的走廊之后，终于看到了它——父亲所说的那扇厚重结实的木门。在设计装修现代、气派的周围环境中，它显得非常的扎眼。

途中没有遇见其他人的幸运更加壮了我的胆，我几步跑到了门口急不可待地去打开那扇厚重的木门。当我吃力地推动木门时，木门发出吱吱呀呀的尖叫声，但门还是被拉开了一个完全可以让我挤进去的缝隙。

身处教堂之中，似乎回到了很久以前。它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我原来想象中的它应该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中的圣母堂相似。外祖母在几次为数不多的带我去纽约购物时都会在那里停下来为我母亲点支蜡烛。每次，外祖母总不会忘记告诉我当年和父亲在那里举行婚礼的母亲有多么的漂亮。

教堂四周的墙壁全部是用石头砌成的，里面的空气给人一种潮湿阴冷的感觉。

那尊微微破损、漆皮斑驳的圣母玛丽亚像是这座教堂里唯一的宗教塑像，塑像前面的那盏电池祈祷灯烛是整个教堂里唯一发出昏暗摇曳的光线的东西。地上整齐的摆放着两排长凳，靠前面的是一张小木桌，那一定就是以前的供桌。

正当我静静地聆听这里的寂静时，突然，那扇厚重结实的木门又吱吱呀呀地尖叫起来，我知道有人进来了。我做了当时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悄悄地跑到两排长凳中间，蹲在地上双手紧紧捂住自己的脸。

从说话的声音可以判定，走进教堂的是一男一女两个人。他们刺耳而愤怒的话语在四周的石墙之间回荡，他们在争论关于钱的问题，一个我非常熟悉的话题。外祖母经常数落父亲，说如果他继续那样花钱酗酒，我们父女将无家可归。

那个女的向那个男的要钱，但男的说他已经给了她足够的钱，然后那个女的说：“这是最后一次，我发誓。”他说，“我听到了以前听过的歌。”

我知道，我对那一刻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从我开始懂得我跟幼稚园其他孩子不同，我没有母亲的时候起，我就经常缠着外祖母让她给我讲关于母亲的她知道的所有事情。在外祖母关于我母亲的所有记忆中，其中有一件事就是母亲曾经在高中出演一个话剧的女主角并演唱了一首《我听到了以前听过的歌》。“噢，凯瑟琳，她唱得简直太精彩了，她的声音非常甜美。全场观众长时间地为她鼓掌并且大声尖叫‘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她不得不又唱了一遍。”然后，外祖母便会给我哼起那首曲子。

在男人说完之后，除了女人离开教堂时低声咕哝的“你记着”之外，我再没有听清楚他们说了什么。男人仍然留在教堂，我可以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随后，他开始轻轻地吹口哨，他吹的是我母亲在话剧中演唱过的那首曲子。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是想藉此来平息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吹了几个音节之后他停了下来并离开了教堂。

我似乎是在等待什么永恒的东西。过了一会儿，我也离开了教

堂,我匆匆地跑下二楼,回到了外面的花园。当然我从来没有告诉过父亲我曾经去过教堂或者听到过什么。但是当时的记忆却从未褪色,而且我非常确信我所听到的事情。

那两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二十二年过去了,现在,重要的是要找到答案。从那场晚会的所有记录中,我可以确信的是当晚有几个客人留在了庄园,还有五个帮忙的佣人和当地的宴会承办商及其所有的员工。但是,也许这点信息还不足以挽救我丈夫的生命,假设他的生命确实值得挽救的话。



我是在林德伯格的婴儿绑架案的阴影中长大的。

其实，这也就是说我是在新泽西州英格伍德出生并长大的。1932年，英格伍德市最杰出的市民狄威·莫若大使的孙子遭到绑架。另外，婴儿的父亲查尔斯·林德伯格上校恰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物，他曾经驾驶的他的单引擎飞机“路易斯精神”号进行了横穿大西洋的单程飞行。

当时年仅八岁的外祖母清楚地记得当时各大报纸关于此事件抢眼的新闻报道，大批记者聚集在莫若的官邸明日山庄外面，探听关于布鲁诺·霍普曼被捕和接受审判的消息。

时过境迁，关于绑架事件，人们已经逐渐淡忘。如今英格伍德市最负盛名的宅院当属我小时候曾经偷偷溜进去过的那座古城堡似的加林顿庄园。

当我跨进加林顿庄园的大门时，所有这些想法第二次出现在我脑海中。我想，二十二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当时年仅六岁、充满好奇的我所经历的那场离奇事件。也许是几周以后父亲被加林顿庄园辞退的记忆使得我突然感到自己非常敏感和不安。十月的上午还是阳光灿烂、秋高气爽，但是到了下午却变成了阴雨霏霏的潮湿天气，我真后悔应该穿一件外套的。我现在穿的衣服在颜色和布料方面都显得特别的单薄。我下意识地将自己的二手轿车停在了那条华丽的停车道的旁边，我不想让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尽管汽车最近才清洗过，另外也由于我的爱惜而没有使它受到任何表面的刮擦，但是

仪表盘上显示的十万八千哩的行程还是使得汽车沾上了很多擦拭不去的粉尘。

尽管我将头发挽成了一个髻,但是当我登上台阶按门铃的时候风还是不断地撕扯着我的头发。一个五十多岁、梳着后背头、窄嘴唇且显得非常严肃的男人开了门,他穿着一套黑色西服,我不能确定他是管家还是助手。但是,不等我开口,他也没有作任何自我介绍便直接说加林顿先生一直在等我,我可以进去了。

从彩色大玻璃窗里透出的灯光将宽敞的大厅照得明亮灿烂。一尊身披铠甲的武士像矗立在一幅描述中世纪战争场景的挂毯旁边。其实我很想欣赏那幅挂毯,但是我还是跟随我的向导沿着走廊向里面的图书馆走去。

“兰辛女士到了,加林顿先生,”他说,“我先回办公室了。”从他说话的口气,我猜他是一位助手。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画各种我最喜欢的房子,其中有一间就是那种我可以整个下午都呆在里面读书的书房,里面有温暖的壁炉和藏书甚丰的书架,就是那种里面摆放着一张非常舒服的大卧榻的书房。在我的图画里,我自己正躺在卧榻的一个角落认真地读书。我不是想说我是什么艺术家,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用简单的线条作画,书架画得很不规整,地毯是模仿我从一家仿古东方地毯商场橱窗里看到的那种斑驳点点的彩色地毯而画的。我无法将自己脑海中的图像准确的用画笔表达出来,但我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房间,我就喜欢我现在所处的这种房间。

皮特·加林顿坐在一张白色的皮椅上,双脚下是一个厚厚的垫子。桌子上的台灯不但将他读的那本书照得非常明亮,而且也映射出他帅气清晰的面庞。

他带着一幅老花眼镜,当他抬头看我的时候,眼镜从他的鼻梁

上滑落下来。他将眼睛摘下来放在桌子上,然后将双脚从厚垫上拿下来并站了起来。我在镇里曾经看见过他几次,也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照片,所以我对他还是有一定的印象的,但是跟他独处一室的感觉却是完全不同的。尽管他微笑着伸出手,但脸上还是有一种不怒自威的神情。

“你的信很有说服力,兰辛。”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拜访,加林顿先生。”

他的握手非常有力。我知道,正如我在观察他一样,他也在打量着我。他的身材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大,修长健美的身材就像一名长跑健将。他的眼睛是灰色而非蓝色的,适合他脸型的深褐色长发将他俊朗的脸庞勾勒得非常清晰。他穿着一件带有一道赤褐色线条的深褐色开襟羊毛衫,如果要我仅从他的穿着来猜测他的职业的话,我会觉得他一定是一位大学教授。

他今年四十二岁,也就说当年我潜进那间小教堂时,他已经二十岁了。我就是很想知道他是否也参加了当晚的宴会。当然,那也是可能的——八月底他也许还没有回到他就读的普林斯顿大学。抑或是他已经返校开课,但他也很有可能回家度周末,从英格伍德到普林斯顿毕竟就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壁炉旁边摆放着一对扶手椅,他让我坐了下来。“我一直想找一个借口给壁炉生个火,”他说,“今天下午天公真是作美啊。”

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我橙色的短夹克更适合八月的下午而不是暮秋初冬时令。我感觉到一缕头发从肩头滑落下来,试图将它们塞回到背后的发髻中去。

我拥有图书馆学硕士学位。由于对书本的痴迷,我到图书馆工作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自从五年前毕业以来,我就一直在英格伍德市公共图书馆工作并积极参与我们社区的扫盲工程。

现在,身临这么一间有特色的图书馆,正如我祖父经常所说的,我是“小和尚进大庙——毕恭毕敬。”我正在为我们的扫盲工程策划一个基金募捐活动,并且想把它做得尽量声势浩大一点。我知道人们宁可去参加那种门票高达三百美元的鸡尾酒会,那个地方就是这里。加林顿庄园已经成为英格伍德和周边许多社区的传说。每个人都了解它的历史并且知道它是从威尔士迁移过来的。我非常确信如果能在这里举行募捐晚会所形成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我对自己的皮肤一直非常自信,但是坐在这里,我感觉到那一双灰色的眼睛在不断地打量我,这使我感到非常慌乱和不安。突然,我又一次想起了自己是喜欢酗酒的园艺师的女儿。

忘记它吧,我对自己说,停止那些杞人忧天的荒谬想法吧。瞬间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思绪后,我便按照事先充分准备的计划开始了我的说服工作。“加林顿先生,正如在给您的信中所说的,有很多原因,也就是有很多理由让人们为我们的事业掏腰包。当然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任何人为所有的事情都掏腰包。不瞒您说,最近即使那些经济比较宽裕的人都感觉到捉襟见肘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举办募捐活动为我们的扫盲工程筹集资金非常必要的原因了。”

就在我刚开始准备请求他同意我们在这里举办募捐晚会时,从他的口型上我看到了“不”字即将脱口而出。

他摆了一个非常温雅的姿势,“兰辛女士,”他说。

“请叫我凯吧。”

“我记得你叫凯瑟琳吧?”

“我的出生证明上是那样写的,我外祖母也是那样叫的。”

他笑了。“我明白了,”然后他开始了他委婉的拒绝,“凯,我非常乐意捐助……”

我打断他的话。“我相信您会的,但正如我在给您的信中所说

的,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我们需要志愿者教人们识字,征集志愿者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愿意为了一项事业而走到一起,然后再跟他们签订协议。我认识一家宴会承办商,他们说如果晚会能在您这里举办,他们愿意降低服务价格。您想想,晚会只需要两个小时,但是它却对如此多的人具有如此巨大的意义。”

“我得考虑一下,”皮特·加林顿边说边站了起来。

我们的会面结束了。我马上想到我最后再谈一件事情也不会有任何损失,便说道:“加林顿先生,我对您的家族有过许多了解,你们家几代人都是卑尔根县最好客的。您父亲、祖父以及您的高祖都曾经一直积极支持当地社区活动并且做了很多慈善事业。如果您现在能够帮助我们,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支持,但对于您来说却是举手之劳。”

我本没有权利为此感到失望的,但我还是很失望,他没有反应。没等他或者他的助手送我,我自己朝门口退去。我顿了一下,迅速朝房间的后墙瞥了一眼,想起了几十年前曾经偷偷溜上二楼的那个楼梯。然后,我离开了,我坚信那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造访这个庄园。

两天后,皮特·加林顿的照片出现在一份全国性的休闲杂志《名人》的封面上,那是他二十二年前刚从警察局出来,接受关于十八岁的苏珊·奥尔索普在加林顿庄园参加完晚会后失踪一案讯问后的照片。照片下面赫然写着《苏珊·奥尔索普还活着吗?》,标题后面是照片的文字说明:“实业巨子仍然是初涉社交少女苏珊·奥尔索普失踪案的涉嫌人员,这周谁将为她庆祝四十岁的生日?”这家杂志犹如节日庆典般地大篇幅报道当年寻找苏珊的细节,因为她父亲曾经也是一位外交官,所以此事件可与早年的林德伯格婴儿绑架案相提并论。

文章中有一段关于四年前皮特·加林顿身怀六甲的妻子格雷丝死亡前后各种情况的概述。以酗酒而著名的格雷丝·加林顿曾经给加林顿同父异母的哥哥理查德·沃克举办过一个生日晚会。经过二十三个小时的飞行从澳大利亚回到家的加林顿看到她的情况后,非常生气地夺过她手里的酒杯,把酒全洒在了地毯上。然后气急败坏地呵斥道:“你能不能珍重一下肚子里的孩子?”然后说他太疲劳,便上楼休息了。第二天早晨,女管家发现仍然身着污迹斑斑的晚礼服的格雷丝的尸体躺在游泳池的底部。尸检报告显示,她当晚的饮酒量超过了法定饮酒量的三倍多。“加林顿声称自己当时一上床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晨警局接到 911 报警电话来到他家后才醒来的。也许吧。我们正在就此进行一项民意调查,请您登陆我们的网页告诉我们您的观点。”

一周后,我在图书馆接到了文森特·斯莱特的电话,他说我跟皮特·加林顿会面时我们曾经见过面。

他说:“加林顿先生已经决定允许你们在他的庄园举办基金募捐晚会。他建议您跟我具体协商晚会的各项事宜。”



文森特·斯莱特放下电话斜靠在椅子上，全然不在意椅子发出的轻微的吱嘎声，而这种声音已经多次让他烦恼不已，并且他已经很多次都记得要去修理。他在这座豪宅里的办公室原本是这栋大楼后面几间很少使用过的起居室之一。除了僻静之外，他选择这间屋子作为办公室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透过几扇法式房门，他不仅可以欣赏到外面优美惬意的花园景色，而且还可以把它们当作自己出入这栋大楼的私人通道而不会受到别人的监视。

问题是住在该楼层的皮特的继母伊莱恩却认为不用敲门而直接进入他的办公室并无大碍。这一次她又是这样。

一句客套话没有，开门见山她就说：“文森特，非常高兴终于逮着你了。你能不能想办法劝说皮特放弃在这里举办慈善募捐晚会的计划？在那本无聊的《名人》杂志上个星期对苏珊失踪案和格雷斯的死亡旧事重提并大肆宣传之后，一般人都会觉得他应当引起公众注意越小越好。”

文森特站起来，他希望在伊莱恩进门之前他就能够表现出一种彬彬有礼的样子。现在，尽管对她的粗鲁闯入感到愤怒至极，但他还是忍不住偷看了一眼，发现她竟有如此特殊的魅力。年届六十六岁的伊莱恩·沃克·加林顿一头浅黄色的头发、一双蓝宝石色的眼睛、古典的面庞和苗条的身段依然能够引得不少路人的回头，可谓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尽管没有人邀请她入座，她依然迈着曾经作为时装模特的幽雅步伐，径直坐到了文森特办公桌对面的那张老式扶手椅

上。

她身着一袭黑色套裙，斯莱特猜想可能是阿玛尼的牌子，那是她最喜欢的时装设计师的作品。她身上带有各种精致的金银珠宝首饰——一副钻石耳环，一串精细的珍珠项链和一枚外形平滑的结婚钻戒。尽管她的丈夫，也就是皮特的父亲已去世近二十年，但她依旧带着那枚钻戒。文森特非常清楚，她对丈夫的忠诚源于他们的婚前协议，协议规定，在丈夫死后她仍然有权住在庄园——除非她自愿改嫁，并且保证供给她每年一百万美金的养老金。当然，她更喜欢被人们称为加林顿夫人并享受家仆服侍等各种特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有权利闯入这间办公室，并且表现的好像我没有事先仔细权衡在这里举办慈善晚会的利弊一样，文森特心道。“伊莱恩，我和皮特已经就此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文森特说，他的语气中透着强烈的不满，“毫无疑问，那些宣传是令人恐怖和难堪的，皮特就是想通过一些行为来表示他并没有躲避什么。我们需要改变的正是人们对皮特的看法。”

“你真的觉得让许多陌生人在庄园里转来转去就可以改变人们对皮特已有的看法吗？”她问道，语气中夹杂着嘲讽。

“伊莱恩，我希望你就别再掺和此事了，”斯莱特打断她的话。“我得提醒您，我们的家族公司已于两年前上市，我们总是这样被动地回应其他股东的质询是有很大的负面效应的。尽管皮特仍是最大股东，但事实上，要求皮特辞去董事会主席和行政总裁职务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一起少女失踪案和另外一起妇女死亡案的‘兴趣人物’，他已经不能成为这样一家跨国公司的形象代表了。皮特虽然没有说过，但我知道他已经为此伤透了脑筋。这就是为什么从现在起他必须积极参与社区公益事业的原因，即使他非常反感，但他对慈善事业的慷慨解囊必须予以很好的宣传。”

“是吗？”伊莱恩说着站了起来。“文森特，你是个蠢货！记住我的话，这是毫无意义的。你所做的事情是在把皮特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而并不是在保护他。在社交方面，皮特根本是一窍不通。在事业上他也许是一个天才，但正如你所知道的，他根本不喜欢聊天。下班后，他更愿意把自己关在图书馆读书而不是出席什么鸡尾酒会或者晚宴之类的，正如名言所说，他是‘智者独处不寂寞’。募捐晚会什么时候举行？”

“星期四，十二月六日。负责此事的凯·兰辛女士说大概需要七周的时间来宣传这件事。”

“有没有限制卖多少张门票？”

“两百张。”

“我保证到时候买一张，理查德也会的。我要去展览馆了，他正在准备迎接一个新来的艺术家。”她轻蔑地挥了一下手便拉开那两扇法式房门离开了。

看着她离开，斯莱特嘴角紧绷。理查德·沃克是伊莱恩和前夫的儿子。她肯定要承担接待的所有开销。从她那笨蛋儿子二十岁时起，她就一直用加林顿家的钱支持他。他仍然清楚地记得伊莱恩随心所欲地进入皮特的主屋曾经让格雷斯疯狂。皮特做得非常明智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格雷斯死后他再也没有允许伊莱恩搬回到那里去。

文森特不止一次这样问自己，有没有比面对继母的眼睛更能挑战皮特的忍耐力的事情。



接到文森特同意在加林顿庄园举办募捐晚会的电话时,我恰好在办公室。当时已经临近晌午,我正准备去英格伍德市附近的提尼克镇的富豪大酒店,跟他们协商把基金募捐晚会的举办事宜交给他们负责。我曾经出席过在那里举办的活动,他们的工作确实令人非常满意,但遭到皮特的拒绝我还是感到非常失望。毫无疑问,接到斯莱特的电话使我兴奋异常,我决定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抚养我长大成人的外祖母玛吉,她仍然住在我孩提时代生活过的那套简陋的房子里。

我都是自己开车上下班。我住在曼哈顿西区第七十九街的一栋改造的二层公寓楼里。房间虽然不大,但里面装有壁炉,屋顶也比较高,卧室面积足够摆放一张床和一个衣柜,房间还带有一间独立的厨房。屋里的家具都是我从英格伍德的一个旧货市场上买来的,我喜欢把房间布置成这样。我也喜欢在英格伍德市图书馆的工作,这样我就有更多机会去看望我的外祖母玛格丽特·奥尼尔,我和父亲通常亲切的称她玛吉。

当她的女儿,也就是我母亲死的时候我才刚出生两周。那是一个下午,当她靠在床上照顾我时突发心肌梗塞。我父亲给家里打电话却没有收到母亲的应答。他马上飞奔回家却发现母亲已经断气,但她仍然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当时还在熟睡当中的我,双唇还在满足地吮吸着母亲的乳头。

我的父亲是一位园艺师,在一家修桥公司工作了一年后,他辞